

都市人

DUSHIREN—WANGXIAOYING

王小鹰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都市人

王小鷹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周志武

题 花 周志武

都 市 人

王小鹰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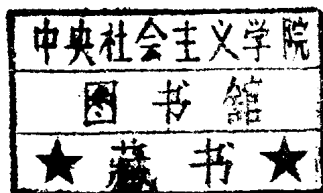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 117,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0582-2/I·459 定价：3.35元

· 目 录 ·



我的公婆·····	1
棒棒百日小记·····	18
寻找绿洲·····	22
他们在长大·····	26
关于纪念·····	40
老马也有“失”途时·····	44
理发店轶事·····	49
活杀鱼·····	54
锁匠的心愿·····	58
关于墓地·····	68
唐先生为我画老鹰·····	74
程先生让我属“鹿”·····	78
应先生送我的结婚礼·····	82
海燕印象·····	86
鸟魂·····	99
似曾相识燕归来·····	105
——访苏笔记	

K99/117
白宫前偶遇..... 121

半夜火警..... 126

呵，赫本！..... 132

我领了圣餐..... 136

拚却老红一万点..... 141

——访《巴黎评论》

这里也有个金色池塘..... 148

西雅图监狱纪实..... 154

圣菲的色彩..... 167

我所遇见的美国妇女..... 195

后记..... 242



我的公婆

跟丈夫谈恋爱时他经常向我描述他的父母，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丈夫说他是孩子中间唯一吃过母亲的奶的，所以母亲对他最疼爱；又因为他是长子，父亲便对他特别严格。丈夫少年时非常调皮，老大个子了还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弹子，有一次被父亲撞着了，父亲大发雷霆，将他的弹子统统没收，一挥手甩到院子里去了。后来父亲含着眼泪对他讲苏联变修的教训，讲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期望。打那以后，丈夫说他变得懂事了，学习成绩也好起来。父亲对他寄望很重，要他长大了能从事高精尖的科学工作，认为那样才能对国家作出大的贡献。因此，读中学时丈夫曾有个机会去当跳伞运动员，父亲坚决不同意；高中即将毕业时，丈

夫想投考国际关系学院，而父亲要他考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此父子俩发生过争论。丈夫打开他的箱子，给我看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书，整套的精装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以及其他如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他说，这些书都是他父亲的，他来农场前父亲被隔离没回家，他就把书都“偷”出来了。不久，我们在农场接到了丈夫的父亲寄给丈夫的信，信中附一小诗：（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炮火声中生临沂，未满一周就转移，襁褓就遭蒋军害，阶级仇恨要牢记。蒋军重点来进攻，鲁南转移到胶东，大爷挑来大姐抱，生存全靠贫雇农。苏北敌后鏖战急，携子飘海归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长大成人要杀敌。（公公在病中偷闲赋得这几句，原打算再作下去，病愈后却一直不得闲了。）

第一次给未来的公婆写信，不知如何称呼，唤“伯伯、阿姨”似太生疏，丈夫说，就叫爸爸妈妈好了，反正以后总要叫的。于是就称呼“爸爸妈妈”了。初时我母亲并不很赞成我与丈夫交朋友，可公婆见了我父母便兴冲冲喊“亲家”，并将我的信出示给母亲观看。母亲一则碍于老战友的情面，二则又见我已到了叫人家“爸爸妈妈”的地步，便也只得默认了这桩婚事。日

后母亲有时会取笑我说：“你呀，还没出嫁就叫人家爸爸妈妈，真是难为情。”而我知道了这段事，心里暗暗高兴：这么看来公婆未见面就挺满意我的啰？在那第一封信里，我还附了一张小照，是在砍柴回来的路上照的，那时的我又瘦又黑，穿着件打补丁的两用衫，腰里束根带子，带子上挂只木头的刀鞘，手里捏着把砍柴刀，装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状，却仍是萎塌塌的样子，丑极了。这张小照如今仍放在公婆的照相簿里，每每拿出来出示给亲朋好友看。那时候，我父母与公公婆婆都还在五七干校劳动，由公公发出了一项倡议，四个人比赛谁先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两个母亲都积极响应，唯有我父亲不起劲，他说他肯定是最后一名的。果然如此。头名状元是婆婆，第二名是公公，第三名是我妈。他们三人欢喜，我父亲便有些沮丧，于是公公便安慰说：“快了快了，革命不分先和后，还望老四放宽心。”

头一次上门见公婆心里有些怕兮兮的，不过见了面我安心了许多，公公婆婆的面相都居于平和善良之辈，与戏文中恶公公恶婆婆的扮相差距甚远。公公的额很宽大，眉淡淡的，鼻子红红的，极象年画中的老寿星，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跟丈夫描述的严厉的父亲实在合不拢。婆

婆更是慈眉善目的长相，一说话就笑得露出一口雪白的牙。我心中窃喜，表面上仍装出低首敛眉聆听教诲的老实样，其实我在家跟自己父母是无法无天没大没小惯了的，但我想，做媳妇总该有媳妇样。这种想法大该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吧？我一边唯唯诺诺地回答公婆的问话，一边却偷偷打量丈夫的家（也是我未来的家）：房间很宽敞，结构很好，却空空荡荡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一只方桌几只木凳，墙上还贴着几张宣传画，简直象个会议室，真有点可惜了这么好的房间。以后每年探亲总带上一些茶叶笋干蜂蜜之类的山里土产以示我们的孝心。有一年我们存了50元钱，那时我们每月只有24元生活费，存钱实在是很难的。丈夫将十张五元的票子缝在内衣袋里，到了上海才取出交给我。第二天我藏在棉衣口袋里去约丈夫上街买东西，到了他家门口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叠钱了（我只乘了26路电车，想必是在车上被贼偷了去），当时我呆在门口简直想放声大哭，公公婆婆见我这模样，连忙唤我进屋，好声好气地安慰我。公公开导人很有一套方法，不就事论事，而是跟我讲起他的遭遇。公公说他解放初期在安徽工作，“三反”“五反”时被人诬陷差点身首异处的经历，又讲起这几年他被隔离被批判时的心情，他

说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有了信念再大的灾难也能挺过去。听了公公的述说我觉得自己丢失50元钱的事实在太渺小了，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我暗暗为自己的无能与失态懊悔。三年后我和丈夫一起调回上海工作，于是我常常光顾公婆的寓所了。那时丈夫住在客堂间套着的一间小房间里，没有门，只挂着一帘花布。我和丈夫坐在小房间里闲谈时，婆婆常常会撩起门帘伸进头看看我们，说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丈夫肯定地说，那一定是爸爸叫妈妈来检查我们规矩不规矩的。

那年我们都28了，丈夫便向他父母提出我们想结婚。我们都没积蓄，我们的工资是36元钱，要结婚只能依靠双方父母。公公开始不同意我们马上结婚，他认为我们刚从农村回城，刚到一个新的单位，应该多花精力在工作学习上，并且公公婆婆都希望我们能积极争取入党，因为两个小姑和小叔子都已先后入了党，大哥大嫂还是党外群众显然太落后了。公公提出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嘛。可丈夫不愿意，丈夫坚持要马上结婚，他的理由是结了婚成了家，心定了，能更集中精力于工作学习中。父子俩各执一衷互不相让，最后因为婆婆体恤儿子的心情，投了赞同票，故而公公也让步了，不过

有个条件，一年之内不要生孩子。那时我们还年轻，并不想要孩子，便欣然同意。谁知一拖拖了14年，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得个女儿，这已是后话了。

那一年是1975年，是提倡艰苦朴素的年月。公公婆婆给我们腾出的新房有18平方米，是很让同辈人羡慕的。我和丈夫正商量如何布置，公公婆婆走进来说：“这房间墙壁还很好，不用粉刷了吧。”丈夫指着几面墙上的水渍说：“爸爸，不行的，这样怎么能做新房？”婆婆四面墙看了看：“嗯，那就把这三面刷刷，另外一面很干净嘛，不用刷了。”丈夫还想反驳，我朝他使个眼色，诺诺称是。丈夫是直肚肠，我可比他狡猾。我们花了两块多钱买了点墙粉，请几个好朋友帮忙刷墙壁，刷的时候当然是四壁一起抹啰，谁真会空下一面不刷呢？这大概就叫阳奉阴违吧？虽然我父母与公婆都是老共产党员，但他们都不自觉地遵循了传统的旧约：由男家买硬货（家具），女家买软货（被褥）。那时候家具店里出售的家具都是一种式样一种颜色，要预先登记，并且订了大橱就不能订五斗柜。丈夫提出要一只小书柜和小书桌，公婆是最喜欢孩子读书学习的，故而慷慨应允。我们的新房虽不华丽，然而与公公婆婆的房间比较起来，还是阔气

多了。丈夫仍不满意，说房间里尽是硬板凳不舒服，我们自己花钱买两只藤椅吧（那时对买沙发是想都不敢想的）。我说：“爸爸妈妈都坐硬板凳呢。”丈夫想出个绝妙的主意：客堂间有两把旧藤椅，我们买两把新藤椅送给公公婆婆，将那两把旧的搬到自己房中，这么一来公婆就不会有意见了。这一计果然生效，我们新房中有了两把旧藤椅，客堂间换上两把新藤椅。这两把新藤椅便成了家中级别最高的位置。晚上看电视时（那时只有一只凯歌牌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一把新藤椅必定是公公坐的，另一把则让给外婆（婆婆的母亲）坐，婆婆仍坐硬板凳。如果外婆累了不看电视，婆婆就会说：“小胖（我丈夫小名）你坐藤椅吧？”公公马上对婆婆说：“杨琪华你就是宠孩子，他们年轻人坐坐硬板凳有什么要紧？”硬把婆婆搵到藤椅里去。有时候公公婆婆外出，孩子们便抢了藤椅坐。等公公一到，个个都自觉地起身让座，而婆婆进来，儿子们就不让座，公公就训斥道：“为什么不让妈妈坐藤椅？”这两把藤椅的最高级别一直保持到80年代初，小叔子结婚了，时代也变了，小叔子的新房比我们考究许多，有装饰柜，也有了壁灯，自然也买了三人长沙发。小叔子也挺聪明，自己买沙发的同时鼓动公公婆婆也买了一套沙发，

这样他们享用时能心安理得。于是客厅里终于有了沙发，并撕去了宣传画换上了国画。小叔子对促进我们家庭的现代化是立过大功的。而我们家庭的全面电器化则是从丈夫留美归国之日开始的。丈夫赴美留学两年回国，带回了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等电器，于是公公婆婆才陆续买了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后来我们又买了新型的电风扇和红外线取暖器，开始公公婆婆说他们房间朝南，有阳光又通风，用不着电风扇与取暖器，直至我们的电风扇与取暖器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公公婆婆深刻了解了现代化的好处，于是也买了风扇与取暖器。如今我们家与我初登门时见到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结婚那天，公公婆婆便找我和丈夫谈话，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公公谈起他和婆婆结婚时的情况，那是在苏北根据地，公公买了一些酒菜请几个老战友来聚聚，其他什么也没有了。第二天一大早，照样起来出操跑步。公公还说他和婆婆结婚几十年从来没红过脸，他们之间有个规矩，谁先发火，对方就要忍耐。公公婆婆希望我们和他们一样夫妻相敬如宾。头一天，丈夫就借了辆黄鱼车把我的衣物驮回去了。这天傍晚，我背着书包，挽着丈夫的手步行去新房。晚上，公公婆婆设简便家宴请亲家翁亲家母过来一

聚。我父母一进门，两亲家互相打量后不禁一起放声大笑，一个说：“芦芒啊，你怎么也打扮得象个新郎倌？”一个说：“王维啊，你简直象国家总理在接待外宾了。”原来父亲与公公都拿出自己最挺括的中山装穿起来，在那十年中真是前所未有的神气。孩子们看着父辈的模样也都爽快大笑，那种笑声在那种年月里是很少听到的。

住进夫家没几天，公公隆重地宣布他的治家方针是“扶媳压儿，重女轻男”。在往后的日子里，公公确实是这么做的。凡我与丈夫发生争吵，公公婆婆总是批评丈夫不对。我们没能继承公婆从不红脸的优良传统，我们经常吵架，公婆说的那个规矩不灵，谁先发火对方就要忍耐，那么双方都抢着先发火好了，结果火气更大了。有一回丈夫背地里告诉我：“你别得意，爸爸妈妈表面上总批评我，其实这是对我亲，你是媳妇，怕批评了你你要哭鼻子！”我在公婆身边生活十几年，在我记忆中婆婆从来没说过我一句重话，公公朝我红脸的事也极少。那是许多年以后了，有一日，我与小叔子在谈论出国留学的事，谈到他学成后要不要回来的问题，我说在国外也能为国家作贡献的，象杨振宁、李政道那样。话没说完，公公在一旁板着脸发话了：“为

什么不回来？我的儿子都不会忘记祖国的。”我申辩了几句，小叔子朝我使眼色，我看公公的脸涨得通红，非常生气的样子却努力克制着不发出来，我慌忙闭上了嘴。公公与儿子们之间的争吵却是时常发生的。我丈夫是最会惹公公生气的，外婆总归说：“小胖人是忠厚的，就是不及小鹰聪明，不会鉴貌辨色。”丈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公婆十分欢喜，都说：“小胖确实是我们的儿子，是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的。”没过几天，父子俩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北方某杂志上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资本论》的不足与局限。丈夫以为那篇文章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与充实。公公以为如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都不相信了，这种倾向很危险。两人各抒己见，开始是争论，后来都有些激动，喉咙渐渐地都响起来了，最后酿成面红耳赤的争吵。公公甚至拍了桌子，很痛心地说：“小胖这两年到美国留学学坏了！”我从未见公公发这么大的火，拚命劝阻丈夫叫他少说一句，我认为各人持自己的观点得了，何必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争出个是非来？何况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分不清是非的。然而丈夫真正不会鉴貌辨色，公公说一句他要顶两句，直惹得老头子火冒三丈。其实公

公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大发脾气的，要批评孩子什么大都让婆婆出面，公公唱白脸，婆婆唱红脸。轮到公公发火了，那是他已气得不能克制了。

以我十多年观察所见，公公婆婆的性格正好相反却相得益彰。公公是个非常把细的人，你看他的钱包，钞票分票面理得整整齐齐，大票子都一折三，正好装进包里，所以他拿出的钱都是光光生生不带皱纹的。公公每天要接到许多信件，比较大的信封他都捋平了叠在一起，买回来的东西若有绳子扎的，他总要将这些绳子的结一个个解开，把绳子绕成一束藏在一只抽屉里。有时他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些事，孩子们就笑他想不穿，这么节约干什么？可一旦碰上包什么东西要牛皮纸扎什么东西要绳子，到公公那里去拿，总归有求必应，不过要被他反问一句：“我收藏这些东西不是废物吧？”我们家是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又多，许多事反而没人管了。于是每天晚上，公公临睡前总要巡视一下厨房厕所间，看看煤气开关拧紧了没有？水笼头滴水不滴水？倘若谁用过笼头没关紧被公公当场捉住，他就会讲一番节约的大道理；倘若水笼头坏了拧不紧，他就会将总开关关了，宁愿用水麻烦点。公公是老新

闻工作者，自从抗战初参加革命队伍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从记者干起直到报社总编辑。所以公公对报纸的感情是异常深厚的。我们家每天有大小十几份报纸，公公对主要的报纸必须从头版看到末版，重要文章还用红笔勾出，要孩子们都传阅。看过的旧报纸，公公都按日期排整齐，叠好，一个月一摞，不到报纸黄旧纸张发脆他是不肯处理掉的，所以我们家的角角落落，走廊墙根，到处都是一摞一摞的旧报纸。有一回，我看完报纸，顺手在报纸边的空白处乱涂些什么，恰巧被公公看见，他很不高兴地将报纸拿走了，并说：“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公公平常喜欢安静，看报纸、看文件、改文章，他都不愿意旁人去打扰他；然而休息的时候或节假日，他却喜欢热闹，喜欢孩子们都聚在一起谈谈国内外大事，传递各方信息。如果碰上公公和婆婆的生日或者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就把孩子都叫了来吃顿团圆饭，这个时候是可以与公公没大没小地开几句玩笑的。公公喝了几口酒，脸就涨得通红，话也多了。于是我趁机挖素材，盘问公公以前的事。有些事听公公说过许多遍了，我们就说，听过了听过了。公公也不管，仍慢条斯理地讲得津津有味。有一回公公酒略略多喝了几口，一兴奋，将他年轻时的恋爱